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以諫和帝去洛陽故上

兩都

班固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陵人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文選

五十四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528
第 五 冊

論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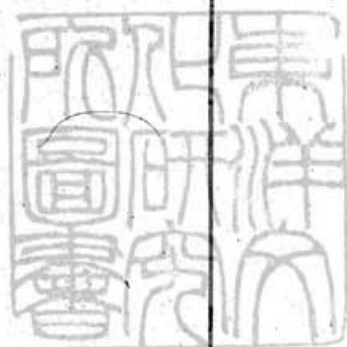
卷六十四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五等諸侯論一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號也蓋論其與廢利害之言古者聖王立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

以治天下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莫不曰

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創制垂基思隆後
者代天爵入充宜慎之
葉比考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垂基思隆後
不同長世異術天子有左氏傳楚羊尹無字曰
宮家文子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
治創自秦漢等之制黃帝也唐謂堯也五
改易至秦無道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而漢因
秦之敝行而不改也善曰漢書曰周爵五
等蓋千八百國而大吳黃帝後唐虞使伯翳
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
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有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
降及秦漢革創得失成敗備在典謨善曰王
五等製立郡縣得失驗行事之
歷古今之得典謨訓誥
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

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

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善曰曠遠也

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任重必於

借且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

其任也齊曰天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因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

也尚書曰五長即五等也於是乎立其

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銑曰維連也磐石大石也言萬國

動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

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

曰此所謂盤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宗向曰
石之宗也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
磐石之業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
壞而獨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
斯畏方韓曰綏安御理也善曰大方者欲柔知其
方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
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濟曰是人之
其為人君即不然也善曰周易曰利物足
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藥
武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乎善本作
身不忘其君也安上在乎
已在乎利人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曰悅以使人人善本作忘其勞孫卿曰不利

[illegible]

者也鄭玄儀禮注利博則思篤樂遠則憂深
曰饗勸強之也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深謂憂天下之深
也博曰博廣篤厚遠長也也善曰博義也利博義博則故諸侯饗本
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故諸侯饗本
字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善本有矣
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祚福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
禮鄭玄曰大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諸侯之謂也鉅曰南面之君請諸侯也善曰論語子曰
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王諸
侯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禮曰天亦辨
之也九服之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
國也乎結相連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
乎結相連結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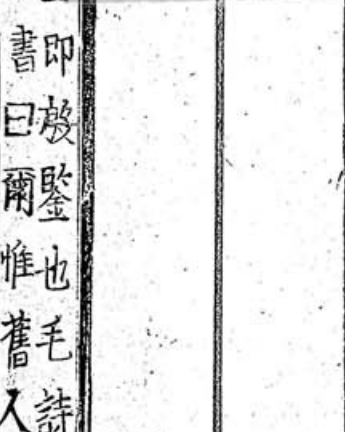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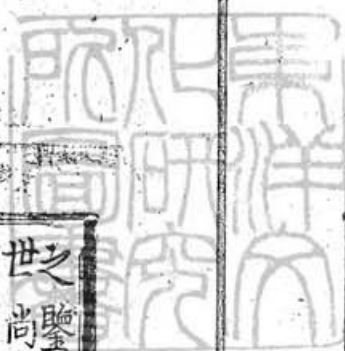
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
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
達順鄭玄注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
也王曰立諸侯則足以禦暴也故彊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善本作
無所寄霸王之志向曰言分理名定人無爭
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然後國安由萬邦
之思治鉅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
善曰毛詩序曰主尊賴羣后之圖身侯謹敬
之事天子則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
之本善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
和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

下網編故網通矣善曰目網也老子曰天網諸
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網目也以喻諸
其網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四體辭難而
心膂力獲又翰曰四體四心背以喻諸侯天子也辭去
安也言諸侯善曰四體亦去其難而天子之
國獲安也諸侯善曰四體亦去其難而天子之
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蓋善本無三代
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不蓋善本無三代
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周曰三代夏殷
聞有所以直道而行之也包氏曰三代夏殷周
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
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
如興何夫盛衰隆敝從大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興
繫乎其人興行止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



云繫於人也必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
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夫武
之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則其愿法期於必諒
明道有時而闇闇良曰愿謹也諒明也言事明
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詩而或
間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故世
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
及之制敝大善本從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
折其益盛而天子患之也於彊禦而難謂
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必折也本諸侯為末亦猶
也諸侯世及而盛彊禦其弊在於彊禦而難謂
也毛詩曰世及而盛彊禦其弊在於彊禦而難謂
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必折也本諸侯為末亦猶
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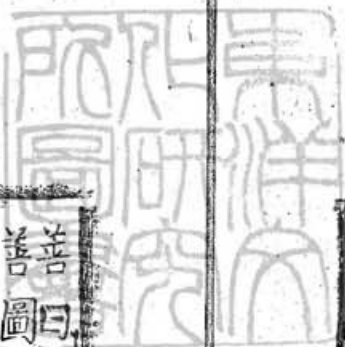
對曰鄭京櫟實移曼伯宋蕭毫實殺子將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
曰折折**侵弱之釁**善本作**遘**自**三季**起也三
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
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諸侯疆者
固異姓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
夷交侵以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
傳注曰釁釁見奪於國語郭偃曰五等杜預
宜也韋昭曰幽季末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三季下策紂幽季末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言諸侯之類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
雄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漢書張釋曰七雄並
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
之戒爲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封善曰夏后



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尚書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親勤法之孔安國曰目所**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齊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善
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
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禮物禮
也故五等之體禮善本作**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有隆焉爾者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
之體而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夏殷也善曰
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夏殷也善曰
曰封畛豈玩二王之禍而閤經世之筭乎曰
界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閤經世之筭乎曰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宜然也玩好經世理計筭也善曰二王固知
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二王固知

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尚書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
親勤法之孔安國曰目所**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齊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善
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
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禮物禮
也故五等之體禮善本作**不革于時封畛之制**
有隆焉爾者銑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謂夏
之體而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夏殷也善曰
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夏殷也善曰
曰封畛豈玩二王之禍而閤經世之筭乎曰
界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閤經世之筭乎曰
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改五等
宜然也玩好經世理計筭也善曰二王固知
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二王固知

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善本作而侵
 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韓
 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
 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
 止而雖善制必有衰敝蓋否泰之數也且三
 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循差於覆宗絕祀也
 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夫
 陵夷之時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土崩秦之末葉是也入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武之化
 無乃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
 殄乎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善本
 多字福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
 可亂置郡縣則非政理我蓋取適於遠圖以
 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
 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
 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
 憑其翼戴王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
 為輔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
 也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及承善本有積
 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善本有積
 其敝善本敝從大無其王室遂卑善曰新序曰
 遂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祚福也
 班固漢書叙曰後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
 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
 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齊曰言諸侯翼
 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雖遭
 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盤石之勢使之

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善曰東
 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
 也老子曰天下神器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不可為也為者敗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
 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
 大君君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
 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也左傳云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也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也況其
 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矣秦不封子弟
 亦如用斧斷其所庇廕也秦所以不封諸侯
 將以弱其下此制國之道實為暗昧也善
 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闇
 馬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廕
 矣焉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

也君乎此所謂底焉而緣尋齊國慶獨善本作

餐其利主憂莫與共害之良曰言秦獨饗天下利不封建子弟故

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善曰憂國語
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曄曰憂臣

辱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虞實由孤

立向曰不
一實由不
道謂不
必由奢
侈暴虐
則顛

詩傳曰速召也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上揭

漢興徵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盖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善本

作萬字
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

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而睹於士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可爲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周之不競有自來矣濟曰
大德思我小怨我

也善曰左氏傳鄭石奐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治區夫
 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善曰然片言勤王諸侯
 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
 必應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
 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莫如左氏傳狐偃一
 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
 狝遠國先叛公振而狝之遠國叛者有九
 狝謂自義也言齊桓公自義已疆也善曰
 公羊傳曰葵丘會齊桓公震而狝之叛者九
 莫震之者何休曰震狝色也自義之者何猶故疆

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銑曰
 朝王請隧不許請掘地通遂為王葬之禮也收用也圖謀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下禮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頌簡發也此二君侯
 示盛欲偏周而取天下善曰左氏傳晉侯
 朝王王享禮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

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

天下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曰

言周室雖弱諸侯雖彊然豈有如秦之大崩

壞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關關視關中而陳勝吳

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

善曰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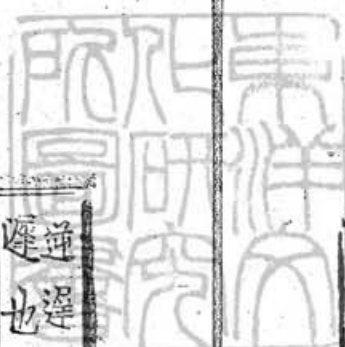
長行至霸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

尉借使秦人因循司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敝

而善本無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字善本無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

見善本無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

崩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向曰矯舉在秦
之故法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
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
大啓爾宇周室輔境土踰濫不遵舊典
尚書曰舊典時式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
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晁錯又恐諸侯盛起奸
亂乃勸景帝削諸侯土地善曰漢書賈誼
曰樹國固必有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
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宗廟不安也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
阻特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
善注同弱網七子衝其漏網
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



逆遲謂雖懷逆心為其王滅秦韓王信淮陰
遲也向曰六臣謂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
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縮等
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
逐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
謀反弱網謂漢初網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
法網疎寬也善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
先反及淮陰王楚景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
又反及淮陰王楚景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
反彭越用梁高則又反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絀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不數之漢書曰景
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
趙也皆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齊曰
謂高祖也夷傷也黥徒也言高祖擊黥布為
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言高祖擊黥布為
流矢所傷故云夷於黥徒也言高祖擊黥布為
表盡使於吳王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

為東帝孝景帝病之善曰皇祖高祖也南
 都賦曰皇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
 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
 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
 所出長言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
 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常使吳王聞盜
 書至起兵反以素盜為太常使吳王聞盜
 為東帝尚誰說拜笑而應曰我巳是蓋過亡之災
 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為亂
 以過其非是建立文諸侯以成累也善曰矯
 枉過其正巳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
 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
 侯呂氏將呂后起禍高祖約而分封呂氏為侯而
 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內有朱電
 東年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今



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
 王乃之長安即皇帝位社稷是安此則諸侯
 所以為帝室之援也一善曰漢書曰呂氏
 祿自為帝高皇帝約曰呂氏相平為內應以
 凡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
 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
 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
 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大王為名實不
 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逮至中葉忌其
 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
 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其國矣善曰漢書曰
 諸侯小者帝荒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
 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
 錯之計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
 易於拾遺也而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
 而使王氏既作威萬邦無諸侯之

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於遺物也五侯謂成帝
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為新都侯
也福善曰五侯已見鮑明遠詩尚書曰封王
莽為新都侯襲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
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上書
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
之宿侯善本本作疾字良曰遵法也言光武
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
宿侯不亦宜乎善曰言光武猶遵師前漢
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身家必喪也
也尚書曰卿士有身家必喪也
數世姦宄充斥齊曰僅於數世而姦宄之興
內外充斥充斥言多也至於數世而姦宄之
姦宄充斥與充斥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
曰以政刑之充斥也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修寇盜充斥也

善曰彊臣謂四冀之屬也楚辭曰一夫從橫

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平曰從橫謂亂也庚

援故也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

橫字也古在周之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位者三子亂也七臣一曰棄叛王命為逆也干

曰石速三子曰詹父五子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

皆為亂王室者也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

嬖于莊王生子頽有寵焉國為之師及惠王

即位取之為國之園以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

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
亂因蘇氏秩五大夫奉子頽以奔衛衛師以伐
奔溫蘇氏秩五大夫奉子頽以奔衛衛師以伐
立子頽蘇氏秩五大夫奉子頽以奔衛衛師以伐

左氏傳曰初甘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惠后將立
 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惠后將立
 氏王替魏氏顏叔桃子曰我實能復之又惠后將立
 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
 紀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
 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子朝以作亂單子逆悼
 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朝景王之長庶子
 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
 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
 方命韋昭曰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帝諸侯
 國造伯詹父天子禽祝跪及頽叔桃三子賓起
 命論曰閭干天子禽祝跪及頽叔桃三子賓起
 叔朝嗣王委其九鼎幽族據其天邑銑曰嗣
 子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
 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
 殽即三子也皆為悖逆儲即王位以提王也
 也天邑謂王城也秦善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
 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善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
 肆子取求爾鉦鉦聲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
 于天邑商鉦鉦聲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



闕濟曰鉦金聲也鞀鼓也閭宇謂四方也鏑
 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宮微弱諸

侯職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
 于天子之宮室也善曰傳玄正都賦曰巍
 巍絳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
 晏安也言天下安於君也畿甸近國也覃延也

之扶持尚末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危賴諸侯
 毛詩曰覃及鬼方晏如也淮南子曰難蜀父老

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難蜀父老
 躁治以是厲宣作善曰本興於共和襄惠振

於晉鄭翰曰厲王無道出奔而厲王太子匿
 宣王此則諸侯之援也襄王二相立太子是為

宣王此則諸侯之援也襄王二相立太子是為
 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振起也鄭伯紂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

王出奔于肅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
 見號叔曰蓋納王手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
 于鄭王城殺王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王城殺王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于豈若
 二漢階闥變擾而四海已沸諸侯故王封立
 弱已沸也皆闥宮城內也擾亂之內整亂而四
 王莽也 尊臣朝入而九服夕亂裁服天曰九
 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卓入朝以賀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
 遠慶少帝為弘農王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
 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曰良



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善曰左
 氏傳遂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
 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齊曰曩時謂周時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談庭燎之禮人哉
 有匡合之功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
 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
 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
 寇讎之手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
 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
 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
 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扼手也委死也言
 烈士雖怒篡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言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蓋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氏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續禹

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中人變節以助虐
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
國之禁變節以助虐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
比於夏桀也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
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
暴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也銑曰鳩聚
也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橫結
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
為冀州刺史待中劉岱為兖州然上非與主
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下皆市人也向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
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
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
難恭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
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也班次也言下



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鬪心何能有先定
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是以義兵雲合無
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善本作之禍也向曰謂逆徒劫發帝族
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民望未改而已見大
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
漢之滅矣也濟曰人望謂漢復安之心未改
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
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是莽
稱公子扶蘇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銑曰
從民望也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
勢也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一體也今或昏主暴君有時比跡善本作故
為全非也
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曰昏主暴君不可
生救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

然曰該實卓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庸用也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

德之休明黜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用

於時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之用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翰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連屬

有率言禮記曰天子休明之德以述其職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休明之德以述其職也

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

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

所職也而遙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

昏選相防制故無所容過淫昏之鬼何則其

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既無容過何則

不為理也故帝王苟或衰陵百度有勃

有立諸侯而祚興也荀或衰陵百度有勃

善本從心翰曰言天子且或衰陵百度有勃

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

書曰弗役耳驚官之吏以貨准才也

則高以貨准才則貪殘之氓善本作皆如

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貪殘富安在

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

貧殘之事或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

思治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謂必思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

善曰物能利已乃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

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

子之常志

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

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

人也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言銳曰希少也

事也修已善曰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

曰論語已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曰

銳利也也善曰鄭玄禮記是故侵百姓以利

已者在位所不憚濟曰憚懼也言眾皆為之

淫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

長所夙夜善曰本有也字翰曰實謂政化之

養之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不止也范氏有子

曰子華善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

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

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此向曰此郡縣長所為也

善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銳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記其堂上構

以木則成大廈之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

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

之義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

其德者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

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向曰言

與郡縣立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
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遇處亂則諸侯以累
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同建五等而廢與跡則
深焉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與跡則
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
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
重然則探善本無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也良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辨
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論語曰吾道一以貫
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
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濟曰秦棄先
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以蔽之也思無邪孔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
安國尚書傳曰藏斷也

辨命論一首 并序 孝標辨 善曰劉璠梁典曰
孝標辨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
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善

曰孝標植根瀾右流寓魏庭自謂履
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
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
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
典謨而足壯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武向曰主上謂梁

公明平原人也善曰主上謂梁
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請
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我年壽相四十七
日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相四十七
間不見女嫁夫男娶婦是歲八月數其有奇
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

以告余 銑曰赤墀天子所居 善曰漢書梅
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

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

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有命也知通故謹

述天吉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善本無爾字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瑋瑋特秀善曰郭璞曰

狀王武子曰天才英瑋瑋特秀孫子曰荆璞曰

故侍郎周生恭遠英瑋名儒禮記曰瑋瑋特

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

者卜祝之流乎齊曰祝者謂掌日月曆數之

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流乎善曰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之流乎善曰

殺黑龍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



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而官止少府丞

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

善人何如哉然則善本有高才而無貴仕饗餐

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

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

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矣闕焉紛綸莫知其辨也善曰天謂年壽不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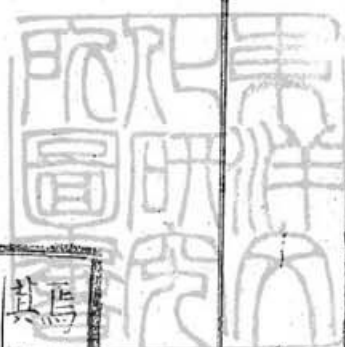
多而不逝也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

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形於

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

之積也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言曰吉由已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
故曰善其流嘗試言之曰不可定故云試言
清地無善為以莊子曰請嘗試言之曰天
夫道通字本作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
之自然曰向曰任其生萬物特之生而無主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天法道法自然曰
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曰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
知所以得形則不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
所生不知何為所至也濟曰善曰物所生皆得其所
亦不知何為所至也濟曰善曰物所生皆得其所
於水性也見一丈夫所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
莊子曰天不可以智知吾所以然命也吾固謂之生命也
莊子曰天不可以智知吾所以然命也吾固謂之生命也



成而非其力良曰道之無形則不求功於陶鑄萬物混
鼓動之動者存以道為力矣善曰周易曰鼓
鼓動之動者存以道為力矣善曰周易曰鼓
肯以物錯為事與引曰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
沉浮交錯庶幾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
豈虞劉之志翰曰亭毒均養也虞劉殺也皆
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虞劉我邊
墜之深淵字善本作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類皆曰墜淵謂鱗介之屬升霄謂羽翼之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
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
鳥排虛而飛歟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
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作而不易也銑曰蕩廣大也萬物以之確堅也純厚
堅厚非一作其化終不改易之也善曰華子
曰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
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道覆載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
夫聖人入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不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
流而不可不純純常乃比於狂又曰吾愛其
一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也化而不易則謂
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
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
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所定於冥兆終



然不變昧之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
論命曰夫生之必死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
莫能預聖哲不能謀短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
鬼神莫之要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周之山天維絕
捍魯陽公與韓構戰三日將暮不勝魯陽公至
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
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善曰淮南子曰
昔共工之力怒號不周之行也善曰淮南子曰
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吊魏武文曰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而不可振形骸之肉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可向曰言人命短者不
可緩運於寸陰之間

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
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刻以知其數
也善曰淮南子曰漏刻以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
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
舊漏晝夜共百刻刻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
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至德未能踰上智
所不免曰善曰孝經曰先王有不移之德要道論語
曰夫生之必死賢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
聖所不能免也死賢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陵鏡謂曰放勛堯也浩浩襄
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洪水也天乙湯也
大旱七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九年湯之
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陽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懷山襄
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嘆微二其
尾宣尼絕其糧良曰文公周公也詩云狼
跋其尾宣尼絕其糧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
絕糧亦命也善曰傳子曰周文王王子公旦
有聖德謚曰文王詩曰狼跋義周公也狼跋
其胡載躓其尾毛萇曰躓踳也躓音致漢書
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顏回敗其
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也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采豈音以九而髮白三十
二而早死文子曰冉耕謂伯牛也浮雲蓋之叢蘭
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浮雲蓋之叢蘭
惡疾韓詩曰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
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采之
道不通也善曰薛君曰采之采之采之采之
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曰采之采之采之
求已不得義憤而作以事與采之采之采之
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
猶采采而巳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
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媛婦人也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

栗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孟子不食周粟何
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子與孟子轅字也魯平
公欲造孟子孟子之所謂平公嬖人臧倉毀之或人
未告孟子孟子曰吾不遇乎訴毀也魯史考曰伯夷
七子何能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
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二子曰子義不
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
楊脩書曰有南威之草木乃可以論死淑媛傳
謂之論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體著
七篇謂之語其後鄒之君孟子與子之字也孟子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孟子有司未知所之敢
請公曰將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喪後喪踰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孟子
告君將來孟子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侯君是以
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是以
子焉能使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曰善
予不遇哉



太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也馮衍顯志賦曰
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
獨慷慨以遠覽兮至乃伍貪浮屍於江流三
非庸庸之所謂識

閻沈骸於湘渚用其誣乃吳賢臣也吳王不
浮其屍於江中三閻大夫謂屈原也善曰

史記曰屍於江中三閻大夫謂屈原也善曰
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

三閻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漁父見屈原曰子非
屈原楊雄反騷曰欽原赴湘死故曰累也賈

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累也賈
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銑曰

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
王傳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善曰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
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者

老何自為郎也父君山鴻漸鑠羽儀於高

老何自為郎也父君山鴻漸鑠羽儀於高

雲子向曰桓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
斬之譚叩頭流血出補六安太守在道病而
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
雲之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
好學上問譚曰吾經光武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於
臺上問譚曰吾經光武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於
對曰臣生不讀法將去斬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
官意不樂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
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敬通鳳起摧迅
與從弟書曰鍛羽殘羽也應璩敬通鳳起摧迅
翻於風穴帝曰為敬通少實抑而不用鳳起
喻賢德也推迅善翻謂帝不用也鳳起摧迅
水暮宿風穴推迅善翻謂帝不用也鳳起摧迅
有倣儻之志明帝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
用遂瑤瑩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

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有濟曰上之而所死豈是才不足而難有

遺蓋天命也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路謂近

世有沛國劉瓛桓瓛弟璉並一時秀士也

良曰近世謂齊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劉瓛字近世謂齊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為公

事免自執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

子璉方執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

上事瓛方執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

日從之敬君影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

循循善誘服膺儒行不窮究故時之諸儒謂

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

子誘進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揚震字伯

起經明傳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揚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璫則志
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璫則志
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崑山
名出義玉亭亭高貌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孔融論曰稟稟焉高竦焉其與秋霜崑玉比
質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
門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
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向曰殂落死也兩賢則殂進也言
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昔
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昔

之王質金相英旄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才而莫用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韞謂懷
藏也相質也又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擯也馬融論曰韞藏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
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埋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翰曰言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
以沈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
典籍也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宿
莽與樹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
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
與麋鹿同坑微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衡曰尹

有德也諺曰醜而咸得之於自然不假資於才智韓

有德也諺曰醜而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曰

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義醜之土皆得
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善曰飽外子得

古之聖人，體天
道，得之於
自然。莊子
曰：「故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斯善本作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

富貴在天然體命善本周流變化非一

或先號而善本無後笑或始吉而善本無終

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

曰者世召而善曰周易曰同人昔人先知號咷後笑老子曰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數

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善本作微寂寥忽

荒忽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出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見也一理善曰子虛
幾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賦曰交錯紛鸛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
兮禍之所伏幽通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
朴子曰鴛鴦不可以一塗驗爭琴不可以膠
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
西征賦曰寥廓忽恍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
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
職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
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垂物憑人
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旒天子
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傾任百官以
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
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善曰言性命之道

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入而御物譬如天

曰德仁義禮四者聖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
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謂戡善本亂字作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

睿擅奇響也銑言曰龍躍入不達運命見或易代
 勝

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爲能勝亂敵者在

德之
運挺
命生
也謂
其英
智自
擅其
聲亦
非千
年五
百

運命也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

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予既沉疢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必使汝大曰

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受碑視彭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

明經拾青紫翰曰彭越韓信豹變者言其連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

是也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學而至貴仕故

青紫貴服也驚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蟲猛不戰也孟子曰有公卿大夫此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也此天子爵也公卿大夫此仁義忠信

書曰張禹字文舉善說論語大禹授太子

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

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倉頡篇曰

綴綴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綴倉頡篇曰

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

力者運之而趨乎舟曰莊子云藏山於澤藏

力者運之而趨乎舟曰莊子云藏山於澤藏

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致言湯武孔墨彭韓

張桓子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已也善曰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

而走昧者不知也故言而非命者善本無

有六蔽焉爾蔽矣乎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

也請陳其梗槩賦曰其梗槩善曰此東京夫靡顏

賦理多也鳴為願六頤割形之異也顏賦曰

好貌也多鳴張口不正也願頤鼻高貌也乃

入形之異也張口不正也願頤鼻高貌也乃

鵠千歲年之殊也向曰朝秀未出時晨終龜

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乃千歲歲歲云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乃千歲歲歲云年之殊也

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聞言如響

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

智皆菽麥神之辨也良菽曰聞言如響謂耳聽

語之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起出曰是人者吾

不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苛瑩士魴逆

周子于京師而曰程滑殺厲公苛瑩士魴逆

辨菽麥形易別故以之為預曰菽大豆也豆

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

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年銖曰三者謂形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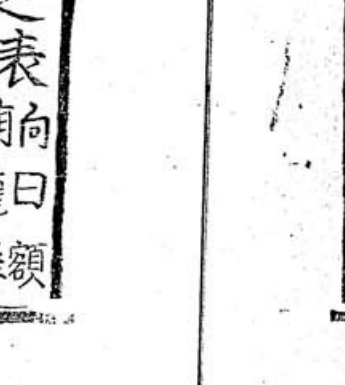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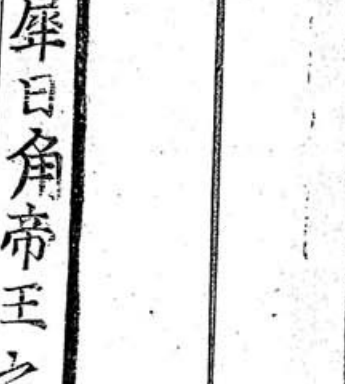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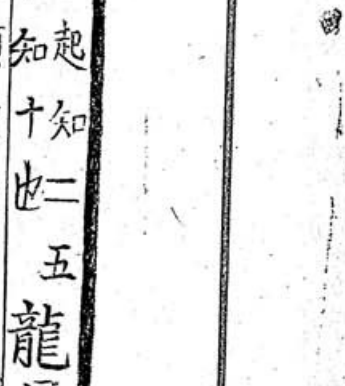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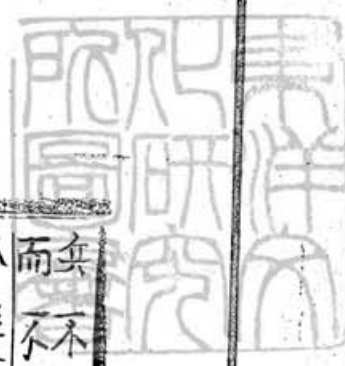
皆由人知此三者定之知兩五之化而榮辱之

云由人知此三者定之知兩五之化而榮辱之

造化道遙高誘曰南子曰天地丈夫恬然無為

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闕越

而不知起知也二五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有龍額



人髮額左角有日右角有河目龜文公侯之
月帝額之相也善注曰河目龜文公侯之
相也曰目上正平曰河目龜文公侯之
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
河目上正平曰河目龜文公侯之
貌狀有奇表鼎角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相銑曰張裕善
視面自知刑死濟曰恭王有子五人無鏡
嫡以立之乃刑死濟曰恭王有子五人無鏡
密以璧埋致於祭所之庭令諸子當璧而拜
者神所拜以立也而諸子皆遠之平王弱抱入
而曰蜀志曰蜀都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
自刑不未嘗不撲之入無適立焉乃大有
恭玉無家適有寵子五入無適立焉乃大有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編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入拜康王跨
之靈王時加焉子下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
而壓紐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
鬱興王之瑞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
舜北斗第一星也電老也向曰漢高祖時
送徒驪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
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
漢也漢高祖隱於芒陽山嘗有聚雲氣如蓋
也鬱氣盛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
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渚諸名也朱宣少吳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
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
國語曰與王賞靈夜哭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後葉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
汗流布貌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若謂驅貌類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
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翰曰

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
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冥
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善
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龍如帝如帝位也
孔安國曰魏擊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
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
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呂氏春秋曰宵冥
莫知其情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仇氏女子得嬰
其君上乃夢有神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居伊
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居伊
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
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准

鯁其流崇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

水之謂雎水為之鰾也言項羽殺漢兵於鵞

沸聲如雷秦將白起善坑趙降兵四十餘萬流血成川

水爲靈之東睢水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

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
餘萬衆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帝白

人萌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同命俱

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積於長平火炎崑崙

礪石園琬琰俱焚燬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

100

21

11

蓋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始庶焉能亢善本

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也瑰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

謂也其游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伊文尹顏回

同
 王
 石
 俱
 焚
 夕
 曰
 弘
 璧
 琬
 琰
 在
 西
 序
 傳
 玄
 鷺

尚也史記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萼詩傳曰蕭

庶幾乎王之英才而教之易庶幾於之易曰庶幾者之氏之子也其或曰

月之殊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曰銑

曰夏后之璜不能考猶不平也善曰淮南

也類曰故崔駰因死善本於縣長亭伯作死

相如卒於園令司馬長鄉爲文園令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季伯長安人
 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安令
 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
 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
 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
 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裁向曰懸
 美玉也鴻潤也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
 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
 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
 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湓合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
 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良曰牧養也
 銑曰詬病也翰曰主父偃後為齊相公孫
 弘後為御史大夫貴士開東閣所以待客禮



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善曰漢書曰主父
 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
 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
 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山大夫偃曰大丈夫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太常奏
 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實於
 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
 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電照風行聲
 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公孫弘不電照風行聲
 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
 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虜城下震
 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誨皇甫嵩
 曰今將軍威德震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
 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
 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應璩與曹元

孫子荆版陽侯詩曰然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
風馳龍興雲屬也 善曰從龍南風從虎相感應

子講德至龍舉而景雲屬四 故重華立而元凱

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見也言善惡各從類而

元史八記曰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讒臣也元凱八

曰昔高陽氏有材子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

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

高辛氏有材子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

虎伯熊叔有材子八人蒼舒瞽瞍檮杌大

方史八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紂布五教于四

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紂安國曰受紂

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力事殷紂以材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

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集鸞不接翼 齊曰

草也 善曰真草也 稊惡鳥也 鸞神鳥也 鳳皇之

類 善曰真草也 稊惡鳥也 鸞神鳥也 鳳皇之

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鵑吊比干文曰

閭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多杜鵑吊比干文曰

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類

與茂棘俱植鸞鳳之西都實曰接翼側足是使

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實曰接翼側足是使

渾敦本檮杌 武於雲臺之上仲

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才良曰渾敦檮杌不

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也渾敦檮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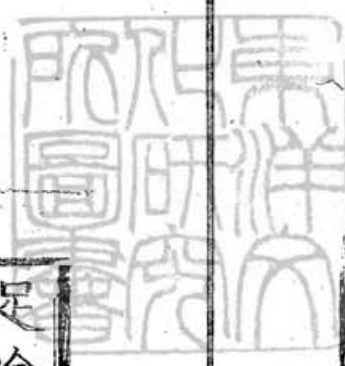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音帝鴻氏有不才子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顯現氏有不才

子不可殺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

辭曰忽明德以肅天帝天下之人謂之禱杭楚
 記曰忽明德以肅天帝天下之人謂之禱杭楚
 鄭子真不諱其節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
 耕於巖石之下其節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
 天其蔽五也慶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
 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懷惡言心
 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
 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夷狄之人
 毒不可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上向曰
 懷也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其妻妻之小雅曰上蒸曰蒸下淫曰淫報雖大
 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



足喻野地曰大風國名青丘地名鑿齒國名華
 野謀戾惡逆曾何可喻善言今戎狄比於昔日
 其時乃使羿誅九嬰大風於青丘之澤殺九嬰
 堯乃使羿誅九嬰大風於青丘之澤殺九嬰
 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殺九嬰
 發竄竄斷修地於青丘之澤殺九嬰
 曰有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大害者此大桑
 地有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大害者此大桑
 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自金行不競天地版
 儀曰趙王狼戾無親張自金行不競天地版
 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銑曰金行晉也不競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
 有晉微弱天地有氣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
 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善曰金行謂
 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
 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壯風歌南風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曰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

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發壞之貌也左帶
 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
 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
 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
 作禍發荊南遂覆瀝洛傾五都善曰汧京賦
 曰電發荊南遂覆瀝洛傾五都善曰汧京賦
 詔曰羣邪作逆傾瀝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
 名號於中縣居也竊名號謂夏殷周之所
 謂中國也善曰秦徙中縣之桑梓必恭敬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桑梓必恭敬
 與三皇競其氓善本字黎五帝角其區宇善
 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
 熾充物習神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
 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
 物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



神州名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泰相傾盈縮遽運而汨之以人其殺六也
 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惡則禍蓋虛言矣
 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汨亂
 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孟春始歲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
 孔安國尚書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
 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賦布也善曰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
 九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
 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知
 之也由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善本有也

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遇命也善不善人也中庸在於所習也翰曰舜禹聖帝明王
才絳卦中庸在於所習也翰曰舜禹聖帝明王
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
暗絳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習而成也
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
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夫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
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成喻也夫高誘曰丹朱堯
子過也商均此教訓之成喻也夫高誘曰丹朱堯
誼過也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
為善習惡為惡習善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遷性有言如素絲無有恒
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
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善曰
言在所以習也淮南子曰墨子曰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化也不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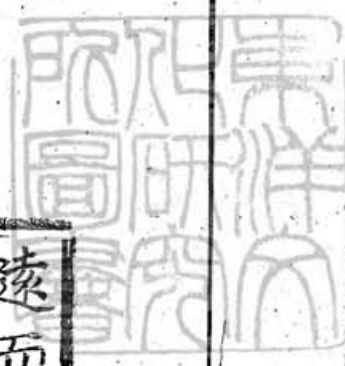
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如入鮑魚之
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季路學於仲
尼厲風霜之節人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
晉書曰應瞻為太守人歌楚穆謀於潘崇成
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王乃告其師潘
弒教善本作逆之禍成良曰楚穆王乃告其師潘
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立
善曰崇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縊死穆王乃立
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崇曰能事諸乎曰
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
穆王立潘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
之善不能息其結纓仲由曰商臣則穆王名也
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惡者乃盛善者

乃死也。盛德大業至矣。後葉皆商臣之子孫。周
 左氏傳曰：衛輝良夫與太子季子入舍於孔氏之
 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舍於孔氏之
 若燔皇半必舍孔悝。叔太子聞之，懼下石包孟
 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在乎命也。善本無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尚書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宋公一言
 法星三徙。濟曰：星心宋景公之有疾，熒惑守心，熒惑
 移禍於相也。曰：公曰：相移於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
 肱，不可也。曰：公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入何以為
 君？人可移於歲，公曰：歲所養人，歲不登，何以
 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何以
 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殷帝自翦千里
 之星，故云法星也。善注同。法。殷帝自翦千里



來雲翰曰：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四海雲來，千
 里雨至。乃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
 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磨其
 手，自湯之時，早七年，以身上禱於桑林，之祭而
 子曰：湯之雲湊，千若使善本作善惡無微未洽
 里之雨至也。斯義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無微則未合
 曰：因此義此謂義謂星退雨至也。洽合也。未合
 惡之理為無微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
 也。且于公高門善本作以待封嚴毋掃墓以
 望喪。銑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
 高蓋出入，馬至我理微多陰德，未嘗有寬子孫
 必有與者，果至定國為丞，相封侯，此所謂待
 封也。嚴延年曰：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為人
 乃謂延年曰：不聞仁愛，專以立威，此豈為人

父母意我當老矣不忍見汝被戮我東歸
 掃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謀也東海善曰漢書曰嚴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從東海善曰漢書曰嚴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可獨殺我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天道神明人行
 矣去汝歸東海掃除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善曰周易善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息也周易善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若使如善本作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
 徑廷定之辭也使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報若
 手此乃激過之辭矣修善而過也善曰若
 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過也善曰若
 命明矣或為茲諺曰大有斯徑廷之名乎是不由
 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斯徑廷之名乎是不由
 馬彪曰徑廷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激過之辭也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翰曰婉柔也濟曰

曰此春秋之稱微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

曰南宜僚見魯使曰南無越人又邑焉吾建德之

叔曰吾聞言其道接輿遠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

吾驚怖言猶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

也無廣若河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

性靈懶墮之聖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

懶窮至也善曰此積善餘慶立教也向曰

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

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在命也論鳳
 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曰北海孫卿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鳥不至言命也出圖吾已矣夫此蓋數不遇

聖君亦天命也善曰論語子曰今以有善其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論矣夫子曰今以有善其
 字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
 秋之變哉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
 如朝生夕死毛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
 及乎善曰死之毛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
 死莊子曰毛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
 姑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楚昭王也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心飛
 此妖異也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心飛
 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是則赤氣也宋景公焚感
 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宋景公焚感
 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草應何事同而福異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福異
 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赤身乎若禁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過天之遂弗禁周宣祈雨
 諸有罪不穀不有過天之遂弗禁周宣祈雨



璧斯馨神良曰周宣王旱祈雨璧盡珪璧於
 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也善曰毛
 詩序曰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也善曰毛
 寧英子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公也種猶立
 我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
 有後嗣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
 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年殘獷
 善曰勛華已見上文延年殘獷
 東陵之酷暴善本無暴字
 暴而延年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之酷
 泰山盜跖所居也善曰說文曰獷不附
 也莊子曰伯夷死於東陵之上也
 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也為善一為惡
 均而禍福異其流慶與殊其跡蕩蕩上帝豈
 如是乎銑曰蕩蕩貌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雖風雨晦冥不失其鳴其時也

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

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

喻君子雖居亂世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尚書曰古人之為善惟日不足家語曰夫食稻粱

進芻蕘秦患衣狐貉鵲襲冰紈牛馬食曰芻

天食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曰饒素綺也

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芻蕘幾何論

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水

統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

生此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人情所必須也

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

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

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

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

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舛擗

言曰體道者人之命故不憂也

其不由智力

命論曰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以德者能之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

莊子曰惡乎知惡乎知死之或生之或非

能悅其神之向曰夏大屋也

屋楚辭曰冬有太夏王逸曰夏大土室編蓬

未足憂其慮

善曰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

不充屈

善本

字

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

賤不充諒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

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

富貴論語曰富與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

乎翰曰史公馬遷也董相董仲舒也二人

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志然人之貧賤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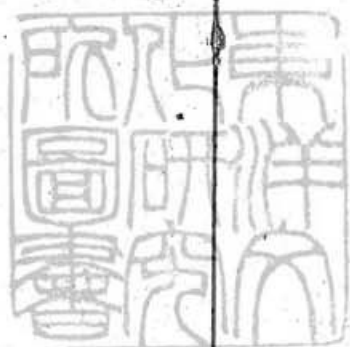
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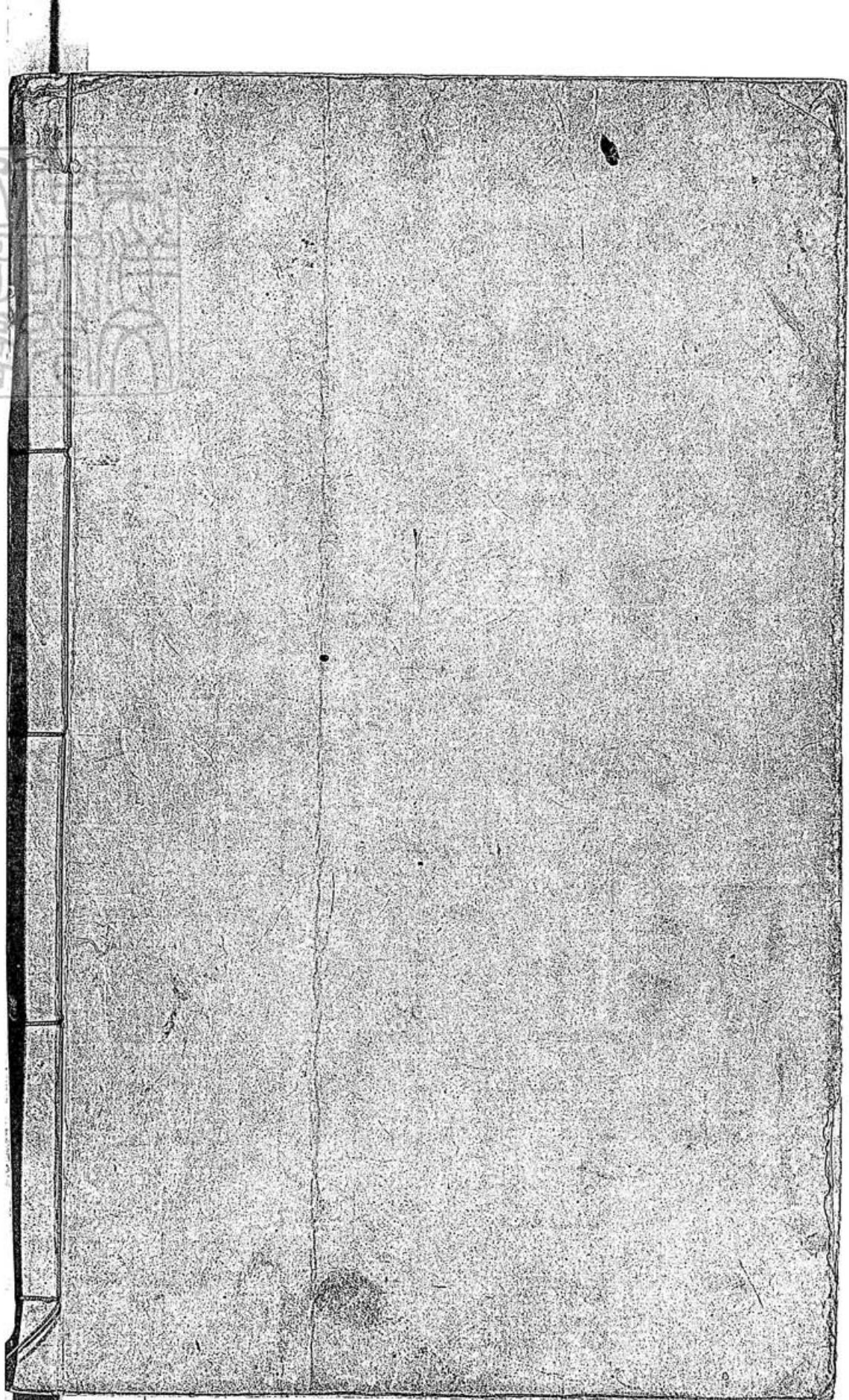
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

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